

稗

乘

八

宗禪辯

宋張商英撰

孔子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爲道耶
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爲道耶
則曰夕死可矣是果聞求何道哉豈非大覺慈
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乎不然則列子何
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列子學孔子者也而嘉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
聖人也尚遵其道而今之人學孔子者也未讀

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爲急務者何也豈獨孔
子尊其道哉至於上下神祇無不宗奉矧茲凡
夫輒恣毀斥自昧已靈可不哀歟韓愈曰夫爲
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
之哉蓋爲史者採撫人之實迹尚有刑禍况無
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且茲人也無量劫來沈
淪諸趣乘少善力而得此身壽夭時未定也縱
及耳順從心之年亦暫寄人間耳以善根微少
力不能親炙究竟其道須臾老之將至爲虛生
浪死之人自可悲痛何暇更縱無明之識造端

倡始誘引後世闡提之黨背覺合塵同入惡道
罪彰其身可不慎哉且佛何求於世但以慈悲
廣大願力深重哀見一切衆生往來六道受種
種苦有無已時故從兜率天宮暫現淨飯國王
之家爲第一太子道德文武端嚴殊特於聖人
中而所未有於弱冠之年棄金輪寶位出家修
道成正等正覺爲天人師隨機演說三乘五教
末後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爲
教外別行更相傳授接上根輩故我本朝太宗
皇帝之序金剛般若也則曰歎不修之業薄傷

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爲豈淺識之能究大哉聖人之言深可信服一從佛法東播之後大藏教乘無處不有故余嘗謂欲排其說當盡讀其書深識其理撫其不合吾儒者與學佛之尤者質疑辯惑而後排之可也今不通其理而妄排之則是斥鷃笑鷗鵬朝菌輕松柏耳歐陽修曰佛者妄施無驗不實之事蓋亦未之思耳嘗原人之造妄者豈其心哉誠以期調急飢寒苟免患難而已佛者舍其至貴極富爲道要耳非飢寒之急無患難可免其施妄也何所圖哉若

以造妄乖俗甚鄙凡夫尚知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而佛豈不知耶古今世人有稍務欺給者必
爲衆人所棄況有識之賢者乎若佛有纖芥妄
心則安能俾其教綿亘千古周布十方天龍神
鬼無不傾心菩薩羅漢更相洪化職此論之有
詐妄心者求信於卑凡下愚尚不可得況能攝
伏於具神通之大聖哉經云佛如來無妄語者
信哉斯言明如皎日孟子曰誦堯之言行堯之
行是堯而已矣余曰誦佛之言行佛之行是佛
而已矣何歎乎哉佛祖修行入道蹊徑其捷如

此而人反以爲艱深可憫悼撮其樞要戒定慧而已若能持戒決定不落三途若能定力決定功超六慾若能定慧圓明則達佛知見如來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入大乘位矣何難之有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其是之謂乎韓愈大顛論議往復數千言卒爲大顛一問曰公自揣量學問知識能如晉之佛圖澄乎能如姚秦之羅什乎能如蕭梁之實誌乎愈曰吾於斯人皆不如矣大顛曰公不如彼明矣予之所從事者子以爲非何也愈不能

荅其天下之公言乎佛豈妨人世務乎金剛般若云經書禁咒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饒益諸群生法華經云資生業等皆順正法傳大士龐道元豈無妻子哉若也自處塵勞心常清淨則便能轉識爲知猶如握土成金一切煩惱皆是菩提一切世法無非佛法若能如是則爲在家菩薩了事凡夫矣豈不偉哉歐陽修曰佛爲中國大患何言之甚歟豈不爾思凡有害於人者奚不爲人所厭而天誅哉安能深根固蒂於

天下也桀紂爲中國天子害跡一彰而天下後世共怨之况佛遠方上古之人也但載空言傳於此土人天向化若偃風之草苟非大智慧大利益大因緣以感格人天之心者疇克爾耶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誠哉是言也謗佛法則是自昧其心耳其心自昧則猶破瓦不復完灰燼不重木矣可懺悔哉佛言惟有流通佛法是報佛恩今之浮圖雖千百無一能髣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也雖然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鍾鼓而不傳非藉其徒

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而無寄續佛慧命
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
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
吾輩何與焉然則是言也余至於此卒存二說
蘇子瞻嘗謂人曰釋氏之徒諸佛教法所繫不
可以世俗待之或有事至庭當念教法况佛以
淨飯國王爲南瞻部州之宗非吾世法中人也
若以上古未嘗有而不可行蚩尤瞽叟生於上
古周公仲尼生於後世豈可舍周孔之聖賢而
取上古之凶頑哉而又上古野處穴居茹毛飲

血而上棟下宇鑽燧改火之法起於後世者皆
不足用也若謂上古壽而後世事佛漸至年代
促者猶竊鈴掩耳之論也愈豈不知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之事乎豈不知孔鯉顏淵冉伯牛之
夭乎而又書無逸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彼時此方未聞佛
法之名自漢明佛法至此之後二祖太師百單
七歲安國師百二十八歲趙州和尚七百二十
甲子豈佛法之咎也又曰如彼言可憑則臣家
合至灰滅此自蔽之甚也佛者大悲大慈大喜

大捨自他無問兒親等觀如提婆達多種種侵害於佛而終憐之受記作佛而後世若求喜怒禍福以爲靈則是邀祭祀之小鬼神矣安得謂之大慈悲之父乎世間有度量之人尚能遇物有容犯而不校况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大聖人哉信與不信何加損焉佛者如大醫王善施發藥有疾者信而服之其疾必瘳其不信者蓋自棄耳豈醫王之咎哉夏蟲不可語水霜井蛙不可語東海吾於韓愈見之矣若謂事佛促壽則毀佛者合當永壽後世之人排佛者故多矣

士庶不足道也如唐武宗會昌五年八月下旬
廢教至六年三月初纔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
也如唐李白杜甫盧仝李翱之輩韓愈亦知其
不及矣然諸子亦未嘗排佛亦不失高名也衆
人之情莫不好同而惡異是此而非彼且世之
所悅者紛華適意之事師注云本無施意因彼
來求發我施心則爲我師故爲善導師也不畜
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易其形服者
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
者志願雖劣不能踰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

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爲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也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無愧表率一切衆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明心證聖上助無爲之化密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爲如來弟子矣若違佛祖之戒濫膺素餐罪豈無歸乎上世雖有如唐武

之君以徇邪思下臣之情銳意剪除旣廢之後
隨而愈興夫風霜之肅物也亦暫時矣如冬後
有春何彼欲盡殘草木者能使冬後無春則可
矣苟知冬後有春則何苦自爲其惡而彰彼爲
善也於已何益哉余嘗觀察其徒中間有辭貴
舍富者俊爽聰明者彼亦不知富貴可求聲色
可喜肥鮮之甘車服之美而甘心於幽深閑寂
之處藜羹韋布僅免飢寒縱未能大達其道是
必漸有所自得者歟議者深嫉其徒不耕而食
亦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也豈不詳觀通都大

邑不耕而食者十居八九以至山林江海之上
草竊姦宄市廛邸店之下倡優廝役僻原邪徑
之間欺公負販神祠廟宇之中師童巫祝者皆
然也何獨至於守護心誠者而厭之哉今戶籍
之民自犁鋤者其亦幾何釋氏有力耕火種栽
植林木者灌溉蔬果者服田力穡者矣豈獨今
也如古之地藏禪師每自耕田嘗有語云諸方
說禪話浩浩地爭如我這裡種田博飯吃百丈
惟正禪師命大衆開田曰大衆爲老僧開田老
僧爲大衆說大法義大智禪師曰一日不作一

日不食瀉山問仰山曰子今夏作得个什麼事
仰山曰鋤得一片地下得一籬種瀉山曰子可
謂不虛過時光斷際禪師每集大眾栽松鑿茶
洞山聰禪師常手植金剛嶺松故今叢林普靖
之風尚存焉釋氏衆而各止一身一粥一飯補
破遮寒其所費亦寡矣且其既受國恩紹隆三
寶而欲復使之爲農可乎况其田園隨例常賦
之外復有設額科歛官客往來種種供給歲之
所出猶愈於編民之多也其於公私何損之有
余嘗疾今官有勸農之虛名而無養農之實惠